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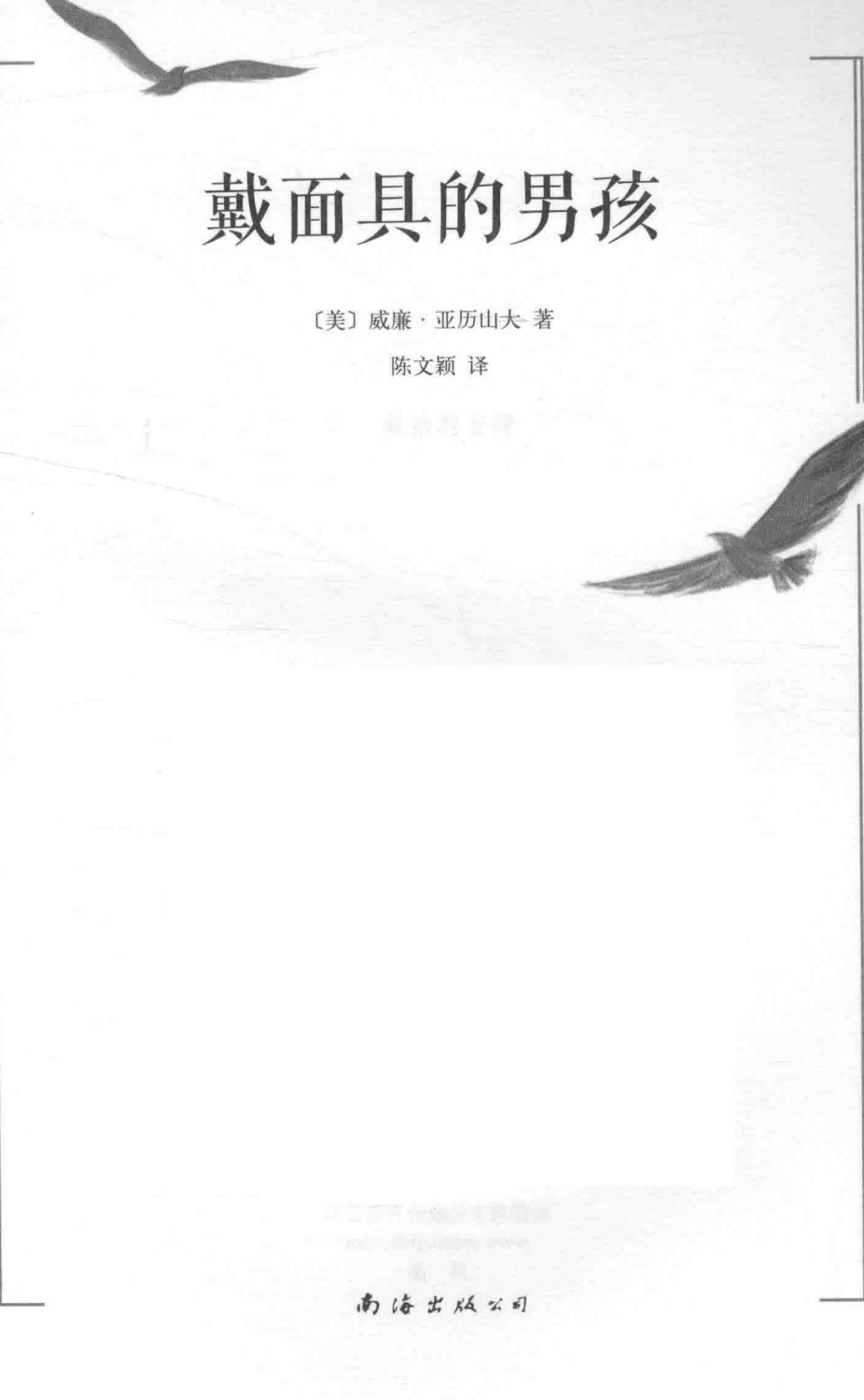
戴面具的男孩

〔美〕威廉·亚历山大 著

陈文颖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戴面具的男孩

〔美〕威廉·亚历山大 著

陈文颖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面具的男孩 / [美] 亚历山大著; 陈文颖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4
ISBN 978-7-5442-8156-0

I. ①戴… II. ①亚…②陈… III. ①儿童文学—长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022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4-116

GOBLIN SECRETS by William Alexander
Copyright © 2012 by William Alexander
Transla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ry Goldblatt Literary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戴面具的男孩

[美] 威廉·亚历山大 著
陈文颖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杜益萍 秦 方
装帧设计 江宛乐
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156-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第一幕	1
第二幕	73
第三幕	159

第一幕

他努力回忆着巨人面具还挂在肩上的感觉，

试着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巨人，

顶天立地，高不可及。



第一幕 第一场

罗尼惊醒了，格拉芭正在另一边使劲敲打着天花板。灰尘随着敲打纷纷掉落。格拉芭又敲了几下，屋椽垂下的链子上挂着的几个篮子随之晃动起来。

罗尼坐起身来，眨巴着眼睛，想把一只眼中的眼屎和灰尘眨出来。房间的地板是一张稻草铺成的床，上面是几条用偷来的衣服缝成的毯子和酣然沉睡的兄弟。他的两个兄弟——布罗切斯和斯塔布尔从稻草床里爬了起来。布罗切斯有着橙色的头发、橙色的雀斑和橙色的牙齿。斯塔布尔年龄最大，个子最高，老爱说自己有胡子。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只是在下巴尖和脸颊上靠近耳朵的地方长着几根杂毛而已。

姐姐瓦丝从女孩住的房间走了过来。其实男孩女孩住的是同一间房，只不过在正中央挂了一条毯子隔开而已。和格拉芭同住前，瓦丝就叫这个名字了。有时候，格拉芭家的这些孩子会保留以前的名字，而有时他们会自己编造新名字。布罗切斯和斯塔布尔就是兄弟俩自己编的名字。

“快起床。”瓦丝厉声催促道。

罗尼站起来，用手指把沾到头发上的稻草梳掉，跌跌撞撞地离开房子中央，和瓦丝、布罗切斯站在一起。斯塔布尔则拉着绳子，把楼梯从天花板上放下来。上面就是格拉芭住的阁楼，一股浓烈的霉味随之飘散下来。

瓦丝抬脚上楼，其他人跟着她，罗尼走在最后。

阁楼里到处都是鸟。大部分是鸽子，又灰又脏。有一些是小鸡。还有些更大更奇怪的鸟，警觉地蹲在黑暗的角落里。

格拉芭挨着铁炉旁的凳子边沿坐着，双腿藏在大大的灰裙底下。

“四个孙儿，”她说，“今天有你们四个，刚好够用了。”

对罗尼或有时住在格拉芭小屋里的其他孩子来说，所谓“奶奶”，既不是“妈妈的妈妈”，也不是“爸爸的妈妈”。在这个家里，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奶奶”

这个称呼仅仅是指“格拉芭”。

四个孩子站成一排，等着格拉芭发话。两只小鸡正在附近的地板上啄着，寻找可以吃的种子。

“我需要让人把鸡蛋运到哈哥特的集市摊位上去。”格拉芭说着指了指斯塔布尔和布罗切斯，但没叫出他们的名字。她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今天会在北边的集市上，你们用鸡蛋跟他换谷物饲料，要最好的鸡饲料。换好了带回来给我。这事你们能办吧？”

“好的，格拉芭。”斯塔布尔拿起一个装满稻草和鸡蛋的木制板条箱。四个孩子转身要走。

“先别忙着走，”格拉芭说着取下挂在脖子上的一个小皮包，递给瓦丝，“把这东西挂在钟楼门的链子上，唱我昨晚教的咒语，唱的时候站远点。小心收好了。这是一件欢迎回家的礼物，时机快成熟了。”

瓦丝小心翼翼地接过皮包。“里面是什么？”她问。

“一个鸟的头盖骨，塞满了其他东西。好好干，我也许会教你怎样制作它。”

“好的，格拉芭。”瓦丝说。

“你们都走吧，”格拉芭说，“除了这个小不点。罗尼得留在这儿。”

罗尼只好等着，心里觉得很奇怪，格拉芭怎么会知

道他的名字。格拉芭知道名字的都是那些她要留意的孩子，而被格拉芭留意未必是件好事。

他听着瓦丝、斯塔布尔和布罗切斯爬下楼梯的声音。

“格拉芭，什么事？”罗尼问道。

“我的腿动不了了，”她告诉他，“马上给我上紧发条。”她说着从凳子底下伸出一条靠齿轮工作的腿。那东西的形状像鸟腿，前面有三只长长的爪子，脚后跟处还有一只。整条腿是用铜和木头做成的。

罗尼从胫骨处撬开曲柄，上紧发条，看着里面的链条和弹簧被齿轮带着转动起来。

格拉芭总是说斯科勒德先生——本地的机械工，没有足够的技能把腿做得像真腿。瓦丝却私下里说，格拉芭真需要用这双机械鸟腿来支撑她那庞大的身躯，再小一丁点儿的腿都无法承受，就算没有失去与生俱来的腿，她现在也走不了路。

据斯塔布尔所说，格拉芭曾是水手或船上的女巫，在一次河盗袭击中失去了双腿。在被生锈的剑砍掉双腿前，她已经用一个眼神、一声大笑和一绺头发杀了一些河盗。每次讲这个故事时，他总是把“生锈”这个词拉得老长：“生锈——锈——锈——锈——锈——锈——锈——

的剑，哈！”然后用一根棍子打罗尼的膝盖后面，打得他弯下身子。

斯塔布尔经常讲这个故事。第一次讲的时候，罗尼哭了，格拉芭的其他孙儿都笑了。第二次，罗尼从地上死盯着斯塔布尔。第三次讲的时候，罗尼故意往后倒，伸出双手，模仿格拉芭如生锈般粗哑的声音说：“诅咒你，海盗王！”（故事讲到这时已经走了样儿，那些普通的河盗变成了由海盗王统率着的满满一驳船海盗。）

每个人都大笑不已。斯塔布尔帮罗尼站起来，而且从那以后，每逢讲这个河盗故事，他打罗尼就没那么狠了，因为要是罗尼抱着腿痛苦地喘气，就顾不上说台词了。当然还会疼，只是没那么厉害。

现在，这个故事几乎成了一幕戏剧。而这是危险的。在佐姆湾，演出是不合法的。

罗尼把左腿的曲柄转到头，然后折回到胫骨处。格拉芭收回左腿，又伸出右腿。罗尼撬开曲柄，马上转动起来，接合处发出了一声响亮刺耳的嘎吱声。格拉芭挥了挥手，皱起眉头。

“该上油了。”她说着把手臂伸上屋椽，探进其中一个鸟巢里，取出一枚小小的棕色的蛋，丢进自己嘴里。

蛋碎了。“我已经没有齿轮润滑油了，”她边嚼咬碎的蛋壳边说，“马上去斯科勒德的作坊拿一小瓶油来。我为修这两条腿可花了大价钱，这是他欠我的。他要说不是，也别相信他。”

“好的，格拉芭。”罗尼说着折回曲柄，躲开一只小鸡，爬下了楼梯。

尽管外面天气暖和，用不着穿外衣，他还是抓起外套往门外跑。门没法移动。他这才想起来门是开不了的。有时候，格拉芭会四处搬家。她会先把所有人打发走，再举起小房子，搬到别处去。然后她让每一个找得到她的人住回去，如果他们能找到她的话。上次搬家时，她把前门贴到了临近的一堵墙上。“就从窗户出入好了，”瓦丝抱怨时，她说，“我更喜欢这样的视野。”

罗尼爬过窗户，落到了街上。

第一幕 第二场

城市的南边总是灰扑扑的。罗尼尽量避开街上无处不在的尘土堆。每天早上，每家每户都会打扫房子，并将巨大的褐色尘土堆放在门口的台阶上。而每天尘土又慢慢回到房子里，覆盖在地板上。有一种鱼在尘土里游来游去。还有一种鸟，会用长长的喙在尘土堆里捕鱼。在尘土鱼产卵的季节，这些打扫的人的生活就变得兴味盎然起来。

罗尼穿上了那件过于肥大的外套。衣服是尘土的颜色，或者说上面布满了灰尘，以至于丝毫显不出本来的颜色。他宁可格拉芭派他和其他人一起去集市，也不愿去斯科勒德先生的齿轮作坊。他饿了。格拉芭从来不给

这一大家子提供吃的，但常常给他们派跟食物相关的差事。其他人在买鸡饲料的同时，会给自己买些面包和糕点，在回家的路上吃。他们可不会给罗尼留一星半点，而罗尼也不能在回家的路上啜饮齿轮润滑油。这趟差事可没机会填饱肚子。

在老火车站生锈的门边，罗尼踢着了个尘土堆，被呛得咳嗽连连，他真希望自己没这么干。

罗尼走的街道并不是笔直的。他穿行在层层叠叠的房子底下，新一点的房屋建在支架上，或从墙的一侧延伸出来，用粗长的链子固定住。铁皮屋顶、茅草屋顶和木头墙板在他脑袋上方旁逸斜出，几乎要横贯街道的宽度了。

罗尼个子并不高，但街上的行人都给他让路。人们总是给格拉芭的人让路。

他来到提琴桥。

两个提琴手分别站在桥头两边，演奏着曲子互相比较劲。他们前面的石头上放了帽子，两顶帽子里都有差不多半满的硬币。

罗尼从地上捡起一块鹅卵石，每次过桥时他都会这么做。鹅卵石是灰色的，中间有一条橙色的线。他带着石头穿过桥头，在互不相让的音乐声中，上了桥。

提琴桥又宽又长，在沉沉的雾天里，会一直被迷雾笼罩着，看不到头。中央大街不知铺了多少遍，古旧的石子和崭新的铁制品胡乱拼凑在一起。一条条窄巷俯瞰着宽广的佐姆湾河，将大街两旁林立的小商店和公寓分隔开来。

一路上，罗尼从各种音乐家和为尚未到场的音乐家占位置的空帽子旁经过。他绕过马粪堆、牛粪堆，以及其他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粪堆，但这里的气味并不像南边马路上的那么难闻。来自河湾的风让桥上的空气保持清新。他确信自己的外套没碰到任何粪堆。

几个卫兵步伐整齐地朝罗尼走过来，领头的是队长。罗尼看出卫兵队长已打定主意对他视而不见，但还是多等了一会儿才走到一旁。罗尼知道他们不能在提琴桥上拘捕他。这座桥是一个庇护所，从来没有人在桥上被拘捕。罗尼猜测，这里的大多数房子都是走私贩子和其他无法在城市的任何一边立足的人盖的。

卫兵队长瞪了罗尼一眼，立即又不管他了。那眼神让人印象深刻。每个卫兵都装着靠齿轮带动的腿，有一些还装着靠齿轮驱动的手臂，但只有队长拥有小小的玻璃齿轮做的眼睛，带着深深的彩色玻璃虹膜。虹膜也是齿轮的形状，在他的眼睛里慢慢地转动着。

他们行进时，靴子以极有规律的节奏踩在桥上。卫兵总是在行进。因为他们的腿被做得除了行进外，别无他用。

“但愿你们摔跤，”他们一过去，罗尼就对着他们的背影低语，“但愿你们的呼吸闻起来像鸽子的羽毛。”他试着唱出这些话，好让它们变成真正的咒语，发挥功效。他真希望自己知道怎样诅咒得更好。当然，格拉芭懂得厉害的咒语，但她只把诅咒的秘诀告诉瓦丝。

桥的正中央矗立着佐姆湾的钟楼。钟面的彩绘玻璃天空上，一个彩绘玻璃太阳正在升起，高高挂在蚀刻玻璃的城市风光地平线上。钟面在阳光的反射下闪闪发光。当真正的太阳升到头顶，钟面上的彩绘玻璃太阳会落到玻璃地平线之下。而当夜幕降临，钟面后方的灯亮起，迷你的玻璃月亮也随着嘀嗒嘀嗒的声音划过天空。

整个佐姆湾都以这座钟楼为荣，尽管据说钟楼里有钟表匠的鬼魂出没。钟楼大大的前门被闩住，上了锁，并用链条加固。从来没有人进去过。

瓦丝背对着大路站钟在钟楼门前，正在对格拉芭的魔法皮包念咒语。罗尼没有打断她，尽管他确实想知道格拉芭为什么要在钟楼上系一件欢迎回家的礼物。没有人住在钟楼里啊。

他继续往前走，寻找那段特别的矮石墙，结果发现斯塔布尔和布罗切斯在那儿。他们带着装满鸡蛋的板条箱，刚好坐在罗尼越墙扔鹅卵石的老位置。罗尼不希望看到这一幕，但他们就在那儿。

他们也看见罗尼了。布罗切斯从板条箱里拿出一个鸡蛋，作势要给罗尼。尽管知道布罗切斯从来不会把任何东西给别人，罗尼还是伸手去接，因为他饿极了。

布罗切斯忽然抽手收回鸡蛋，投进了河里。

罗尼大叫起来。

斯塔布尔当头打了布罗切斯一下。“不要浪费食物，”他说，“永远不要。”他看了看罗尼。罗尼期盼他能给自己一个鸡蛋，但他没有。“你把她的发条上紧了？”斯塔布尔问。罗尼正想回答，布罗切斯插话进来。布罗切斯长着一对大耳朵，又圆又红润，但他从来没有好好地用过它们。

“你错过了精灵。”布罗切斯说。

“什么精灵？”罗尼问。

“他们坐着辆破篷车过去了。”斯塔布尔说。

“其中一个精灵长着长长的金属牙齿，全都伸出来了。”布罗切斯说。

“没这回事。”斯塔布尔说。